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12
S755348
1873
v.68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62
ASIAN CO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八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吐蕃衰亂　唐復河湟附

唐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爲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武宗會昌二年冬十二月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磨贊普之喪命將作少監李璟爲弔祭使　劉沔奏移軍雲州　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

爲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爲贊普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豫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爲此也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劈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賊捨國族立綝氏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吾當與汝屬舉

義兵入誅綝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
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
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
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恐熱遂屠渭州思羅
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
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
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爲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
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
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衆
合十餘萬自渭州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藉

三年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爲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彊起之使鎭鄯州婢婢寛厚沈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簒國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六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絶至鎭西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爲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卻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爲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

匡國難闔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眾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爲非據夙夜慚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恐熱得書喜徧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爲書勤厚答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秋九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將龐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

險阻龐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龐結心陽敗走時爲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四年朝廷以吐蕃內亂議復河湟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使先備器械糗糧詗吐蕃衆寡以聞　吐蕃論恐熱之將岌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爲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婢婢爲木柵圍之恐熱突圍走保薄寒

山餘衆皆降於婢婢
五年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婢遣龐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辠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爲恐熱所獵如狐兔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
宣宗大中元年夏五月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二年冬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
清水先隸秦州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　吐蕃論
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
遣其將拓跋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三年春二月吐蕃論恐熱軍於河州尚婢婢軍於河
源軍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
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
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眾焚橋歸
鄯州　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以
太僕卿陸耽爲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

皆出兵應接　夏六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　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玭取秦州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爲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己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皋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爲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可贍邊陲

委度支制置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冬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祿山之亂河右暨鄯武疊宕等郡皆沒於吐蕃代宗寶應元年又陷秦渭臨洮廣德元年復陷河蘭岷廓德宗貞元二年陷安西北庭隴右州縣盡矣

四年春二月以秦州隸鳳翔　秋九月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眞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

軍於白土嶺嬶嬶遣其將尚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
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罷子燭盧鞏力將兵據氂
牛峽以禦之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
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罷
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爲不用之人不爲敗軍之將稱
疾歸鄯州罷子逆戰敗死嬶嬶糧乏𦤺拓跋懷光守
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悉熱聞嬶
嬶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鄯
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劓刖其羸老
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爲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閒赤地

殆盡

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拔歸唐一旦帥衆被甲譟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者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以義潮爲沙州防禦使　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其衆或散歸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衆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爲國城請唐冊我爲贊普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

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求爲河渭節度使
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恐熱怏怏
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欲爲邊患會久雨乏食
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於廓州　冬十月張義潮
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
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於
唐　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爲節度使十
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爲歸義軍長史
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
五萬餘緡内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

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十一年冬十月丁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爲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衞將軍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衆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謂承勛曰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二千里間寂無人烟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爲唐百姓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

愧於張義潮矣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
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
勛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勛曰明公首
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
有耕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
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
勛以爲然即奏延心爲河渭都遊奕使統其衆居之
懿宗咸通三年嗢末始入貢嗢末者吐蕃之奴號也
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往往一家至十數人
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

合爲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閒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二月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爲天雄觀察使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爲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爲仇敵無所自容仇人以告拓跋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　閏三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卻之

冬十月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

先刖其足數而斬之傳首京師其部眾東奔秦州尚
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絶乞離
胡君臣不知所終

張溥曰唐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
涼州破吐谷渾高昌徙安西都護於龜兹統于
闐碎葉疏勒號安西四鎮𤣥宗繼收黃河積石
置神策軍於臨洮西置燒河那於積石西置宛
秀軍實河曲地極輪臺伊吾所在屯田積粟中
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自安祿山作亂乾元
以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

所皆淪喪杜佑著論有言漢匈奴舉國之衆不能當漢一大郡故備邊乘障而中國完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吐蕃巳生聚數十萬家矣則夫復西集之饒使農夫趣利扼險屯田畜力爲復河湟之晝計之急者也然憲宗覽天下圖思規舊封經略未暇及宣宗世吐蕃國亂唐師一出不刃而復河隴高年千餘人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猗歟盛哉恥雪累朝地横西極豈盡師武臣力亦因時勢者易爲功也高宗命李勣伐高

麗賈言忠自遼東使還帝問克乎對曰必克煬
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故也先帝東征而不
全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虜兄弟鬩很災荒荐
作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已而高麗平夫吐蕃達
磨當國山崩地裂夜聞鼓聲怪異數見猶高麗
之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也論恐熱與尚婢婢攻
戰不休猶泉男生與男建男產之互相猜貳也
數盡則國多憂內攜則衆不附趨而事大必以
中國爲淵藪是以康季榮等無爭鬬之勞張義
潮尚延心建忠順之効天子安坐而有之不能

郤也然唐室外患惟吐蕃回鶻强且久晚節二
姓滅亡爲國大慶而唐祚亦衰豈手疥背疽禍
有淺深不在遠而在近與呼韓稽顙不補漢亂
啟民上壽無救隋亡聖人先內治尤兢兢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九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蠻導南詔入寇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　初安南都護李涿爲政貪暴彊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舊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

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六月蠻寇安南

十三年　初韋皋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由蜀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羣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廩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爲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者留表付巂州而還又索習學子弟移牒不遜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

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哀又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元年冬十月安南都護李鄠復取播州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阯陷之都護李鄠與監軍奔武州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時

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鄠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交阯朝廷以杜氏彊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鄠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　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爲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

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
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二十餘日蠻去
乃還弘源坐貶建州司戸文楚時爲殿中監復以爲
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
孫也　杜悰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蜀中寢兵無事
羣蠻率服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
使弔祭曉諭淸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
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
命左司郎中孟穆爲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嶲州攻
邛崍關穆遂不行

三年春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荊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　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爲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爲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爲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

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
於覆驗故得肆其奸詐請罷戍兵各從本道朝廷從
之襲果奏稱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
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阯兵食皆闕謀力兩窮
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　秋
八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爲政苛慘設炮烙之刑
闔境怨之遂爲邕州軍士所逐奔藤州詐爲敕書及
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既烏合
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京無所
自容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

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一月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荆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　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阯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阯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幕僚樊

綽擒其印浮度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
人走至城東水際荆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
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鬭人以一身易二
蠻亦爲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不爲備惟德等
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
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阯所殺虜且十五萬人
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阯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
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東西道
二月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
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

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　夏四月康承訓至京師以爲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荊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月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以供軍食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鎭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爲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秋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爲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鎭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灕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

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爲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　冬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五年春正月丙午西川奏南詔寇嶲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門鎭兵滿二萬

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
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三月康
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
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
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爲
導紿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
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爲節度副使
李行素帥眾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
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
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

燒蠻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　夏四月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暱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爲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爲右武衞大將軍分司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爲嶺南

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爲經略使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乃以駢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

六年夏四月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

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嶲州刺史喻士珍貪獪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嶲州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壬寅以桂管觀察

使嚴譔爲鎭南節度使譔震之孫也　秋七月高駢
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
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旣行
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　九月駢至南定峯
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穫以
食軍
七年春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爲西川節度
使初南詔圍巂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
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
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

使李福盛儀衞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捽而毆之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鎭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　夏六月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阯以范昵些爲安南都統趙諾眉爲扶邪都統監陳敕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

寇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阯殺獲甚衆遂圍交阯城　高駢圍交阯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卽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衮入告交阯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閒維周過卽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卽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暗懦動稟維周之命維

周凶貪諸將不爲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爲南詔鄉導者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八　冬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問　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爲節度使自李琢侵擾羣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八年春二月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

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爲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爲讎朝廷賜姓李除爲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　冬十二月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

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嶲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嶲州以邛州爲理所朝廷以爲信然以師望爲嶲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

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嶲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秋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眈爲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十年　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

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　十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衆擊董舂烏部破之　十一月蠻進寇嶲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青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踰雪坡奄至沐源川滂遣兖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　十二月丁酉蠻衣兖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刺史楊忞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

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皆潰悉允瓊脫身走王
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
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約和滂與語未畢
蠻乘船栰爭度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經
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是全緒
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
謀曰今衆寡不敵明旦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
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
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遂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
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邛州軍資儲待皆散於亂

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樐造器備嚴警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至是揭榜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

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踴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魯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眈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南詔進軍新津定邊之北境也盧眈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於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眈遣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爲宣諭通和使

巒以耽待之恭亦爲之盤桓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甲子巒長驅而北陷雙流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皆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巒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弈使王晝至漢州詗援軍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犇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

橋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弊未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繯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驤名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

復所奬拔且利於厚賞勇氣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溼而屈之以爲蓬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斸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鄉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皋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皋使匠往

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皐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爲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竇滂爲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棓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衞上將軍宋威以忠武軍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

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爲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能

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
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
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
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
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十二年夏四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爲西川
節度使
十四年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
兵少不敵棄城奔荆南荆南節度使杜悰囚而奏之
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貲　西川節度使

路巖喜聲色遊宴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籌皆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爲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巖荆南節度使

僖宗乾符元年冬十一月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黄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鋭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

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渡河南而還復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渡河與唐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兵不至而蠻眾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　十二月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崍關攻雅州大渡河潰兵犇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它州城中大爲守備而塹壘比鄉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綽遺節度使牛叢書云非敢爲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爲讒人離閒冤抑之事儻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

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卽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爲不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辠詈辱之蠻兵及新津而還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豨突奈何駢曰吾在交阯破蠻三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

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還勑止河東兵而已　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景

復責以大渡河失守腰斬之駢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答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讜詔使錄詔白牒與之從之

三年春三月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阯也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驤妻李瑤瑤宗室之疎屬也蠻遣瑤還遞木夾以遺駢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

復牒南詔數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渡覆敗之狀折辱之　冬十月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疎惡以甓甃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坎陷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工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

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渡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辭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四年　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卒謚曰景莊皇帝子灋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灋好田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閏二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遣陁西段瑳寶等來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

羸瘵息肩詔許之讜遣大將杜弘等齎書幣送瑳寶
還南詔但留荊南宣歙數軍戍邕州自餘諸道兵什
減其七
五年夏四月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無表
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
部侍郎崔澹等以爲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
反因一僧呫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
代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詔諭解之　五月邕州大
將杜弘送段瑳寶至南詔踰年而還甲辰辛讜復遣
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朗使於南詔　冬十二月

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中書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答之

六年春正月賈弘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大半時辛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柰何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爲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爲知己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裝而遣之　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以下拜已巳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

欲驃信稱臣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爲弟爲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爲諸父驃信爲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雲虔留善闡十七日而還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然

猶未肯奉表稱貢

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代崔安潛　安南軍亂節度使曾袞出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趙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爲是且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爲怯復求尚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上言大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賦大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由茲虛竭戰

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爲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前歲冬蠻不爲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爲寇由徐雲虔復命蠻尚有冀望今安南子城爲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未下自餘戍卒多已自歸邕管客軍又減其半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枝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令敬瑄錄詔白并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曹王龜年爲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爲副使別遣內使共齎詣南詔

中和元年秋八月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
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詔旨
二年秋七月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詔報以方議禮儀
三年秋七月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
瑄與書辭以鑾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
降奇肱不從直前至成都　冬十月以宗女爲安化
長公主妻南詔
　張溥曰史責唐明皇一日殺三庶人父子不相
信而遣治閤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冤之言
最深痛卒亡唐者桂林戍卒也南詔之釁始於

鮮于仲通張虔陀繼擾於杜元穎終劇於李涿
自是國勢日降任人日非亂用是長矣蔡京忌
蔡襲請罷戍兵李維周惡高駢擁卒不發喻士
珍貪猾降賊李師望欺罔朝廷秦匡謀棄城路
巖怠政罪皆無赦且師望既罷代以竇滂貪殘
過之是去一賊生一賊也滂師大敗利於西川
陷後援軍北至輒說止無前是不惟歸而輿尸
且身爲戎首也李維周既不援駢復匿捷奏誣
其玩軍幾至貶易是殺賊者有罪養寇者有賞
也康承訓喪師邕州賴小校燒營羣蠻解圍盡

攘其功騰表大賀顏慶復弟死於賊不念同仇
反疾宋威功多勒奪其軍使蠻過斷橋復遂是
皆縁寇以爲利取人國而徼倖也夫天子居深
宮之中命將萬里之外假以鐵鉞政繇閫帥勝
則社稷之靈敗則捍圉之僇今相率爲欺觀望
齮齕武夫媢功中人莞利貨賂行於兜鍪萋菲
生於戎馬便宜中變朝廷不聞是非倒持宰相
不察此而無亂自古未有幸也高駢善戰曾衮
多智捷至京師安南再鎮遂得開成都之門置
平夷之戍否則蠻氛方熾我師未老買耽楊慶

復雖堅守如臧質不免與黃景復同蹉跌矣若夫酋龍老死子灋代立朱繪少年寧足深罪許之以和罷兵息人未始無益中國又不可以崔澹安潛守經之論譏高駢辛讜爲劉敬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李克用歸唐

唐僖宗乾符五年振武軍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蠭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衆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

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君立興唐人存璋雲
州人志勤奉誠人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
發運使代北荐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
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
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
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
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等
繫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衆趣雲州行
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衆且萬人屯於鬬雞臺下
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爲防禦留後癸酉盡

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鬬雞臺下克用令軍士冎而食之以騎踐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卿支詳爲大同軍宣諭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爲大同防禦使　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爲克用必無以拒也

李國昌欲父子幷據兩鎭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進擊寧武及岢嵐軍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澣發民塹晉陽己未以都押牙康傳圭爲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至城北娖隊不發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澣遣馬步都虞候鄧虔往慰諭之土團冎虔牀舁其尸入府澣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押牙田公鍔給亂軍錢帛衆遂劫之以爲都將赴代州澣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朝廷以澣爲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爲河

東節度使　沙陀焚唐林崞縣入忻州境　冬十月
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
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
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　十一月甲午岢嵐
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爲河東
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
之　十二月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
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
剽掠代州民殺之殆盡餘衆自鴟鳴谷走歸上黨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入雁門關寇忻代二月庚

戍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太谷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　夏四月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爲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琢聽之子也　以李琢爲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

六月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來降琢將兵萬人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友金克用之族

父也　秋七月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詔以鐸爲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爲蔚州刺史薩葛米海萬爲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達靼本靺鞨之別部也居於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

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中和元年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瞿稹李友金說陳景思召李克用事見黃巢之亂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五

月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彩斬之滅其族更遣都頭温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　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

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幷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爲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横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召克用使平黃巢王鐸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　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討黃巢餘事並見黃巢之亂

張溥曰唐懿宗咸通十年冬以朱邪赤心爲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十一年冬十二月以國昌爲振武節度使僖宗乾符五年春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夏四月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秋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中和元年春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六月克用陷忻代州二年

春二月克用寇蔚州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趣河中十二月以克用爲雁門節度使三年春正月克用敗賊將黃揆於沙苑王鐸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三月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五月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冬十月克用取潞州四年夏四月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黃巢退走五月黃巢趣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秋七月克用表討全忠詔諭解之光啟元年冬十月

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克用救之十二
月進逼京城上奔鳳翔二年春正月朱玫李昌
符追逼車駕上復走入大散關夏六月詔扈蹕
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冬十
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昭宗大順元年夏
四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秋八月克用執招
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冬十月官軍潰張濬韓
建遁還二年春二月加克用中書令貶張濬繡
州司戸乾寧二年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
舉兵犯闕六月克用舉兵討三鎮十一月克邠

州王行瑜伏誅十二月克用還晉陽嗚呼綱目書法若此克用功罪見矣唐室之亡黃巢始之朱全忠終之朱玫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交亂之長安再失而復乘輿數遷而反其誰力哉郎罪克用者云雲州之據擅殺防禦沙苑之戰逼走天子然覩黃巢糜爛之時鵶兒軍至反亂爲治功奏第一雖有百愆足以贖矣克用方救全忠而全忠圍之是全忠負克用也功高朝廷而張濬討之是朝廷負克用也爲克用者國家急難則奉命驅馳賊勢少寬則身見攻擊人臣當

此而不怨者但能必之郭子儀不能必之李光弼也至三鎮犯闕殺宰相克用奮義進討韓建呼城行瑜授首遂欲乘勢取茂貞爲左右所扼止其入朝表謝引師去進不爲王濬之爭功退不如李懷光之忿叛克用此時直純臣矣嗚呼射獵達靼之日克用沙陀之武夫也還旆晉陽之日克用唐室之元功也其爲武夫也有大亂之才而天資則忠其爲元功也有難居之名而宅心則順天下方定而淮陰縛漢賊未滅而武侯死魂魄千載晉王有同恨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一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　正

黃巢之亂

唐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爲陛下初臨大寳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漑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爲麪蓄槐葉爲齏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

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稅租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爲空文而已冬十月以吏部侍郎鄭畋戶部侍郎盧攜並守本官同平章事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

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
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
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二年 初上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
卽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
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
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
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上與內園小
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
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

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夏六月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衆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爲仙芝所敗冤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羣盜浸淫剽掠十餘州至於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爲

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乃以威爲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鎭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

三年春二月赦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弓鼓柀以備羣盜

三月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

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也又命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爲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 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鐐鐸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十一月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鄴奏求益兵勑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蘄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琢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爲行營都統琢爲招討使代威自勉爲副使代元

裕上頗采其言　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　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鐐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爲之奏官鐐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朞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鐐渥皆賀未退黃

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犇鄂州敕使犇襄州鐐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四年春二月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 三月黃巢陷沂州 夏四月黃巢與尚讓合軍保查牙山 六月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左威衛上

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滻川養疾上皆不許王仙芝陷安州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間道逃歸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

使穆仁裕遣人約還　冬十月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以爲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土卒罄供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宋威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受辱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一旦彊兵盡付它人良將空還若勍敵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衞其境旣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

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狠籍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爲聞奏朝野切齒以爲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早行罷黜不從　黃巢寇掠蘄黃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餘級巢遁去　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於復光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州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鞫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　黃巢陷匡城

遂陷濮州詔潁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　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温知至之兄也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温以爲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塹度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温方受賀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而知温猶不出將佐請知温出撫士卒知温紗帽皁裘而行將佐請知温擐甲以備流矢知温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衆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

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　壬寅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敕以宋威以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曾元裕爲招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爲副使　二月貶楊知温爲郴州司馬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黨歸之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爲官軍所敗乃遣天平節度使張裼書請奏之

詔以巢爲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　加
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救荆南之功也
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招討使曾元裕屯荆襄黄
巢自滑州掠宋汴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
招討使黄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兵千人
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宫闕以左神武
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幷將三鎭兵仍
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又詔曾元裕
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轘轅伊闕河陰武
牢　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

奔湖口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　黃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　夏四月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佽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乞解使務辭極哀切詔不許　五月丁酉鄭畋盧攜皆罷為太子賓客分司　六月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

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爲鎭海節度使　秋
八月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
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
福建諸州　九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　辛丑
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　冬十
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六年春正月鎭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
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
等數十人巢遂趣廣南彥徐州人師鐸冤句人罕之
項城人也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曰臣爲宰相之長

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泰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爲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　五月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爲之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　秋

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桴數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十月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犇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尙讓乘勝進逼江陵眾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眾趨襄陽云欲會劉

巨容之師鋒既去漢宏大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眾北歸爲羣盜　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晸合兵屯荊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眾乘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眾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眾乃止全晸度江追賊會朝廷以泰

寧都將段彥謨代爲招討使全晸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十二月以王鐸爲太子賓客分司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凡

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

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

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

侍省賜死上好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

精妙好蹴鞠鬭雞與諸王賭鵞鵞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駮放上笑而已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高駢奏改楊子院爲發運使　三月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等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夏四月張璘渡江擊賊

帥王重霸降之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别將常宏以其衆數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　以諸葛爽爲北面行營副招討　五月丁巳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爲振武節度使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詗知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絶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六月黃巢别將陷睦州婺州　庚戌黃巢

攻宣州陷之　秋七月黃巢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爲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

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迤邐過淮宜急敕東道將士善爲禦備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溵水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　辛西以淄州刺史曹全晸爲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九月黃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晸破之徐州遣兵三千赴溵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悖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有恩信於徐人館之毬場及暮

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疎闕慰勞久之方定許入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溵水行未遠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犇襄陽亂兵追殺之幷其家岌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爲岌所襲引兵還兖州於是諸道兵屯溵水者皆散黃巢遂悉衆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冬十月以諸葛爽爲夏綏節度使　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兖之境　十一月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黃巢乙

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為河陽節度使　初黃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為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辛酉以河中都虞候王重榮權知留後　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眾人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

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爲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衞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

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範爲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爲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爲句當寨柵使令孜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鎭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爲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鬬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主人凍餒交逼兵械刓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陷東

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允章迺之曾孫也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　辛未陜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爲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是日賊陷虢州以神策將羅元杲爲河陽節度使　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

以飢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
上又未聞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
諸道精兵早爲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
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民
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庫唯塵埃鼠迹顧倉中猶
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
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
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鬬志是日
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
賊小卻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

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諠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榷徵稅謂之禁阬賊至倉卒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爲坦塗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眾外軍飢潰蹋開禁阬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

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塡之須臾卽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阬比至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安賊之攻潼

關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廩爲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癸未制以巢爲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爲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爲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爲相是夕攜飮藥死澈休之從子也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

知之上舞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
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
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
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
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途千里絡繹不絕民
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
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巢館於田令孜第
其徒為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日各
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
皆殺之　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

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捍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詔牛勖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爲備擬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卽皇帝位於含元殿畫皁繒爲袞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爲己符瑞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

妻曹氏爲皇后以尙讓爲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爲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費傳古爲樞密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璆邠之子也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屯櫟陽黃巢將碭山朱温屯東渭橋巢使温誘說之爽遂降於巢巢以諸葛爽爲河陽節度使爽赴鎭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杲逃犇行在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且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甃傷其面

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鎭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丁酉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　己亥黃
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豆盧瑑崔
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
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
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
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幷殺之發盧攜尸戮之
於市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
殺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
卿於複壁巢殺之　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
張濬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

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爲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衞車駕　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衆皆以爲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温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

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偫不豐田令孜亦勸

上上從之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辛未上至緜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　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齎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　丁丑車駕至成都館於府舍　上遣中使趣高駢討黃

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詔駢
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敕
除訖奏聞　二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
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
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
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謂景思曰
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
俱還鴈門　以樞密使楊復光爲京城西南面行營

都監　黄巢以朱溫爲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戎因戍鄧州以扼荆襄壬子以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黄頭軍使李鋋將兵擊黄巢　辛酉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黄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

萬餘級伏尸數十里有書尚書省門爲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爲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

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獷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雖有衆數萬苟無威望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爲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韃靼迎之李克用帥韃

軭諸部萬人赴之　羣臣追從車駕者稍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犇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詔以徽爲兵部尚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卽以爲河陽節度使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糺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奉天鎭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鎭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

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 以拓跋思恭權知
夏綏節度使 黃巢以其將王玫爲邠寧節度使邠
州通塞鎮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爲節度
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
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
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
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
坊市民喜爭讙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
以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軍

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伎妾處存令軍士首繫白縟爲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詗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賊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棄長安皆帥衆犇鄧州朱溫斬溥謙釋巖使還商州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王橋不利　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爲

節度使　賊衆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己未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　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至此義不圖全卽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

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
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是夕
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
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
舉兵討巢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
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爲八
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
等八人將之王建舞陽人韓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
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温戰敗之遂克鄧
州逐北至藍橋而還　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

攻華州克之六月戊戌以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黃巢將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　西川黃頭軍使李鋋將萬人鞏咸將五千人屯興平爲二寨與黃巢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千人益之　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秋七月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

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嘗思難報豈敢無厭顧蜀軍
與諸軍同宿衞而賞賚懸殊頗有觖望恐萬一致變
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
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
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
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令孜乃自酌
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
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丁
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
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

之琪夜突圍出犇廣都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疎薄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賊所屠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亦不宣慰朝臣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況疎冗乎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

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令孜屏不奏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戸遣人沈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温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節度副使朱玫爲節度使　秋八

月高潯與黃巢將李詳戰於石橋潯敗犇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巢以詳爲華州刺史 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爲節度使 九月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溫戰於東渭橋不利引去 初高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爲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遂

以言者爲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詬之曰彼此夾江爲節度使汝爲大臣我豈坊門卒邪自是遂爲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爲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禳雉集之異耳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衆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衆皆下馬

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敗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天平節度使曹全晸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爲留後　十一月孟楷朱温襲鄜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犇歸本道　鄭畋至鳳州累表辭位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爲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　賜夏州號定難軍　王鐸以高駢爲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
都統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
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
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爲
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爲左
右先鋒使時溥爲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
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爲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王處
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爲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
光爲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爲義
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畯爲判官直弘文館王

搏爲推官司勳員外郎裴贄爲掌書記昌圖從讜之從祖兄弟晙畋之弟搏璵之曾孫贄坦之子也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爲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　黃巢以朱温爲同州刺史令温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犇河中温遂據之　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事一以咨之以王鐸兼判戶部事　朱温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　以李昌言爲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爲河南都統　三月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　賜鄜坊軍號保

大　夏四月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值三十緡賊買人於官軍以爲糧官軍或執山柵之民鬻之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五月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

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僨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黷豈二儒生能戢彊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曰今賢才在野憸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如何爲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

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
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
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
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
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
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歟又曰姦臣未悟之言
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尙不能
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
不知誰爲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況
天步未傾皇綱尙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

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朕雖沖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 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 秋七月以保大留後東方逵爲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 八月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温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温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温歸國九月丙戌温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温以舅事重榮王鐸承制以温爲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瞳福州人也李詳以重榮待温厚亦欲歸之爲監軍所告黃巢殺之以其弟思鄴爲

華州刺史 以朱温爲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使賜名全忠 冬十月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爲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爲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

功各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
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卽發兵從濬而西　黃巢
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
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
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徇
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
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
徽亦以爲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
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
中　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推華陰鎭使王遇爲主

以華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爲刺史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修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初克用弟克讓爲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於黃巢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鵶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黑衣故謂之鵶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度河軍於同州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於沙苑己巳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爲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爲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爲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爲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爲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眞容散家財犒軍爲己功令宰相藩

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爲十軍兼十二衞觀軍容使
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阬與河中易定忠武軍
合尚讓將十五萬衆屯於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
晡賊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蟠黃揆襲
華州據之王遇亡去　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
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　加鳳翔節度
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爲遁
計發兵三萬搤藍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救華
州李克用王重榮將兵逆戰於零口破之克用進軍
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

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鎭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夏四月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犇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山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

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東方逵同平章事升陜州爲節度以王重盈爲節度使又建延州爲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爲節度使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强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璆家貴身顯爲黃巢相首尾二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爲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

刺史宛丘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爲仇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珝子麓林分將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於項城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衆屯溵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

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
室百司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
投於碓磑幷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縱兵四
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
被其毒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赴鎮秋
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則驕軍
難制外爲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
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
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　司徒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鄭畋罷爲太子太保　九月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溵水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十二月趙犨遣人求救於鄰道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

四年春正月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全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

三月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巢將陝人李唐

賓楚丘王虔裕降於全忠　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眾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於繁臺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卻之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

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眾降時溥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冤句張歸霸及從弟歸厚帥其眾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北己巳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收餘眾近千人東奔兖州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六

月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尙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眾殆盡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　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上以長安宮室焚毀

故久畱蜀未歸王徽知京兆尹事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畱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爲鳳翔節度使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虢張晊陷汝鄭盧瑭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衞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爲患

光啓元年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己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二月丙申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横上悽然不樂己巳赦天下改元時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張溥曰宋祁有言廣明元年黃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與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温卒攘神器有之大抵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然王仙芝起長垣最强暴裴渥許爲奏

官郎帖首請降巢凶戾過仙芝其所耽耽惟節度使度彼大欲無踰龐勛志望不得長驅入關五軨蒙塵遂賺寶命逮蹙奔狠虎谷討無所之始語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誤矣生無項羽獨霸之略死爲曹操欺人之語萑蒲賤人寧足圖大究合四海分崩天祿永絕其誰之過歟田令孜以果食游戲厚結僖宗專政放恣濁亂天下當時南衙北司互爲脣齒九流三事不別貴賤耆老侮於朝堂盜賊競於草莽巢等馳檄中原章奏論列咸得指切朝廷

詆訶禁密皆處士不逞之辭窮民怨毒之結也盧攜始任宋威繼任高駢其策俱失及駢受巢餌張璘戰死益無鬬心逍遙河上初止畏寇而後漸不臣忽生於怯叛成於慙不能讎賊而反讎君國家何利有若臣哉劉巨容俘斬賊衆將盡欲留爲富貴資竟不窮追曹全晸渡江逐北詔段彥謨代之乃止賊勢復振惟朝廷負人人遂敢負朝廷滔滔六合無一舉義如顏杲卿張巡者天子其何賴焉潼關既破車駕出走世咸咎帝不鑒覆轍輕棄宗廟然時非天寶主異玄

宗張承範將弱於哥舒翰黃巢賊盛於安祿山時窮地迫勢必奔馳獨恨田令孜崎嶇幸免不得爲楊國忠之揭首馬嵬君子於是知天之有意亡唐也長安民苦巢亂日望官軍程宗楚唐弘夫王處存乘銳破賊兵猶救焚勝而不整喪敗更烈非友金進策沙陀入討亂且棼絲亦曷定乎鄭畋以忠唱四方李克用以勇靖京邑遂使亡者復存死者復生而令孜在側顛隮又見一小人爲禍英雄不能爲力甲兵不能爲强惜哉義師大舉不先誅令孜而後討巢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一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